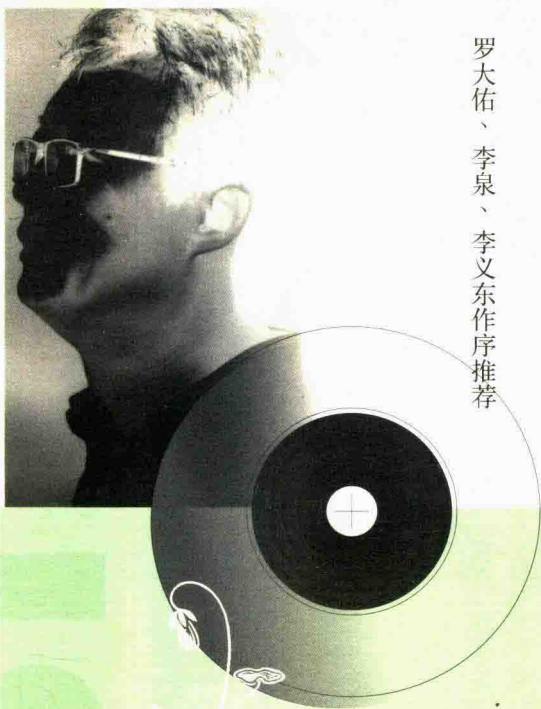


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

上海当代流行乐私人话本

罗大佑、李泉、李义东作序推荐



徐冰 著

YUYIN
MENGHUAJIE
MIMI
SINANLU

资深音乐人精选 65 首经典歌曲，扫一扫二维码，左边倾听，右边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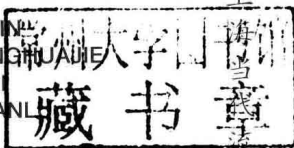
体味这座韵味无穷的城市，回忆一段年少的美好时光，纯粹感受一次情感的温暖洗礼，似那南风吹来清凉，还有那不会忘的可爱理想……

上海辞书出版社

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

徐冰著

YUYIN
MENGHUADIE
MIMI
SINANLU



上海图书馆藏
行乐私人话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 : 上海当代流行乐私人话
本 / 徐冰著.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26-4986-0

I. ①余… II. ①徐… III. ①音乐文化—音乐史—研
究—上海 IV. ①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055 号

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

上海当代流行乐私人话本

徐 冰 著

责任编辑 杨丽萍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200040)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82 000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4986-0/J · 690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512-66700301

序一

歌，是语言的花朵

在为杜琪峰的《黑社会》一片做配乐的时候，影片中有一段香港十多位黑社会老大们在开会，商议有关接下来一任的“办事人”（即召集人）应该选乐少（任达华）还是大D（梁家辉）来担任的时候，双方人马因为利害关系重大，现场拉锯气氛极为凝重，呈现出一种暴风雨之前的宁静的气氛——杜琪峰特别用了一种几乎是慢动作移动镜头来带各个老大的严肃特写，逐步逼近每个人隐藏杀气的表情，运镜越来越慢的浅蓝色调与殖民地旧式家具的温柔灯光呼应出来的时间移转的空气——天哪！什么样的音乐才能配上去形容这样的气氛呢？

“阿杜，我们用那首《永远的微笑》来做背景音乐试试看。”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因为歌曲版权在EMI，用在电影里面还要用不少钱来买人家的版权才能用上去的；但是杜琪峰二话不说，就叫制作人去版权公司申请并且拿到了歌曲，放到了这一段情节的画面上去。

这样，结合出来的效果异常的好：仿佛历史一下回到了上海时期青帮洪门的交涉围事年代，周璇高音柔美的歌声似乎交代着：哎唷，这样的冲突的人生，不是一向都这个样子的吗，不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鸡毛蒜皮一样的事情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大哥们。

陈歌辛先生的这首《永远的微笑》只是数千百首早期上海流行歌曲之一；虽然是小小的眉目传情的男女爱情主题，优美简单的旋律却道尽了人世间每一个平凡的心灵渴望而且希望被满足的最基本的人性诉求。

早期上海时期的流行歌曲，虽然每每被冠以桃花派、靡靡之音甚至黄色歌曲的恶名，但是它们的百花齐放是有原因的：就是由于大上海在租界时期的都要管、都不能管而产生的三不管环境，使得东西各种文化荟萃的这么一个海港，自然孕育出了就是描写最单纯的人，他的生活、他的私愿，这样的美感，以及，这样的歌曲。

一样由这样类似的土壤长出来的歌曲，还有一样三不管的蒙古民歌、新疆民歌、云南民歌等。

当然了，这样的流行歌曲，显然是不见容于学院派与救亡派人士的；但是，诡异的是，当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由音乐的历史长河自己来断定的话，有很多创作得很好的流行歌曲，他们的寿命显然要比众多学院救亡

派的歌曲来的长。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与其我们要说歌曲借由爱情来传播出去，倒不如说语言的生命借由歌曲来传递；而那爱情与歌手，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试看这里《永远的微笑》的歌词：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前一句是上升音阶，否定中带着清脆的疑问；后一句是下行音阶，坚决中带着更强烈的坚决！

来自一位1940年的女性！

1940年！

这样的表达在那个时代的中文语言里，绝无仅有，它突破了那时候人们一般讲话的限制，使得讲话的柔软自由度与美感向前走了好几步。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我们平常讲话是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会说：“老伴，别这样啦，笑一下嘛，笑一下嘛！”

把心里面只能想的话（“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借着扣人心弦的旋律高声悠扬地唱出来，美化这

个讯息，并大声唱出大家的心声，这就是流行歌曲要做的事。

因此，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语言，就诞生出什么样的歌曲。

在这个定义上面，歌，是语言的花朵。

而花朵，不就在美化生命传播花粉，并且兼任传宗接代的重任吗？

请别轻忽怠慢早期的上海流行歌，它们对后代的流行歌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无法估计。我们从后来上海人讲话的语气用语与生活方式，是看得到的；而当然，在现在徐冰出版的这本介绍80年代后上海的流行音乐的书里，大家更能够感觉得到：流行歌曲是有传承的。



（资深音乐人）

序二

空 白

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的文化总体引领着亚洲，无论是电影工业的蓬勃还是文学流派之喧哗、甚至京剧和越剧也要在此地“拜码头”确立身价，音乐上自然也无其他城市能出其右。1927年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锋，顷刻燎原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由此上海成为全球华人流行音乐的源点。《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歌曲还被翻唱成英文版本进入美国排行榜。

然后，留下了很多空白。

一直到90年代开始又有上海人自己写的音乐在全亚洲发行，其间大概断了五十年。而这五十年，东京、香港、北京和首尔在音乐上各说故事，唯独冷落了上海。

当我以为没什么值得书写的时候，徐冰兄揣着一颗悲悯和留恋之心，觉得一个都市不应该如此荒漠，写了上海的九零和零零年，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大菜落桌前的前菜，而我们都是那前菜，期盼着下一回合的上海大

某惊亚洲文化之四座。

应该不会再是空白。



(资深音乐人)

序三

冰兄二三事

太意外了。徐冰(我尊称其为“冰兄”)居然会来嘱咐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按理说,我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无所事事时玩了几年流行音乐的票友,虽然因缘际会也曾结交过一批圈内的腕儿,但自从我1998年顿悟离开这个圈子后,就此与他们没有了任何来往。唯独徐冰是个例外!

想来这也没什么意外。因为我和徐冰的友情基础并非流行音乐,而是麻将。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和他是固定的牌搭子,逮着空俩人就满上海地兜人打麻将,不过打麻将时我们两人都爱哼小曲的习惯似能于不经意间透露职业气质。我常哼的是《走进新时代》,他则偏爱《我的爱对你说》。绝非这两支歌有什么好,大概寄托了彼此想早点胡牌的小心思。

徐冰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应该是创办并担当了多年的《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的监制阶段。在90年代,这档节目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老牌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新

锐的东方电台之间极少数可以抗衡的音乐栏目。这个百分之百和徐冰的统筹策划有关联，更主要是他当时的江湖人脉。作为上海浦东本地人，徐冰身上暗藏着少许当年杜月笙杜先生的影子。除了出手稍逊阔绰外，待人接物是如出一辙般的热情、海派。毗邻上海电台旧址的乍浦路当年是一条有名的美食街，记不清有多少次徐冰在这里招待过往上海滩的音乐人、歌手。当年有名的、当年没名现在变有名的、当年没名混到今天终究还是没名的，他都招呼去乍浦路吃上一顿，以至于我们把去乍浦路代称为“去食堂”。

总体来说，以我多年的观察，徐冰是个内心腼腆的人。我猜这与那时浦东远没有当下的繁华、本地人被浦西上只角人视为“乡下人”不无关系，而且他还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是从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抓住了当时的机遇成功跻身到体制内。恰恰因为如此，他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体制内人更有成功的渴望，更具亲和力，也更有人缘。那些老觉得上海人莫名其妙老卵的外地音乐人、歌手们肯定会感佩于徐冰的豪爽做派，所以徐冰渐渐地成了当时上海流行音乐圈的一面旗帜。

当旗帜是要有担当的，尤其节目能做出影响难免会触碰管理者设置的红线。徐冰这点做得好！他经常为其麾下的主持人写检讨、揽责任。印象深的一次，1995

年邓丽君猝然辞世，上级明令不许播出任何纪念性质的节目包括她的歌曲。但只要是流行音乐爱好者谁又不关心这个热点，而节目主持人谁又甘心坐失这个热点呢？于是就有了徐冰作为监制埋头认真写检讨书，主持人深情直播无限缅怀的一幕。

邓丽君、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这三位大歌星的歌曾经是上海有关方面明令禁播的，除此之外，在政治中心北京颇有声势的摇滚（譬如崔健）也在受限范围内。忘了什么缘故，某个晚上徐冰拉着我临时去顶某个主持人的班。也没什么准备，两个男人就在直播间里一边扯些和流行音乐搭点边的话题，一边放上几首歌。眼看也就这么风花雪月地糊弄过去了，徐冰突然播起了《花房姑娘》。这还不算，到了副歌高潮部分，他突然打开直播话筒，边打着拍子边哼唱“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在旁边吃惊之余，他那一刻表现出来的率真让我至今难忘。

90年代有“广东出歌手，北京搞制作，上海管发行”的说法。上海在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界的地位主要靠上海人血管里天然流淌的商业基因来维系，而上海本土极难出产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流行音乐人才，即使偶尔冒几个有点苗头的，也跑北京、广东发展了。这一点是让徐冰一直感觉胸闷气结的。他热心地帮过罗中旭、李

泉，也曾张罗陷入是非中的毛阿敏复出，更有想尝试用上海话创作流行歌曲并期冀有朝一日和粤语歌争个高低的念头。自然，在当时他不成的事切换到今天的背景下，他的不甘心最后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徐冰最终是离开了体制。早在他之前，我彻底与流行音乐做了了断，北上开始做体育版权。之后的十几年间，我们各忙各的，麻将凑不起来了，最多是喝一杯黄酒吃顿饭。我从来没有去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但我也猜想即便他选择在体制内留守也不见得会过得更好些，整个大势如此！

徐冰的这本书上海滩的味道足，白描般的叙述时不时能勾起我的亲切感，是有温度的文字。从当年到现在，我们有时会感慨羡慕周璇时期上海流行音乐的辉煌，像极了慕容复的复兴痴心。然而，“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上海除了大城市固有的喧哗与骚动一如既往，曾经的精致、趣味越来越像那发黄信笺上的模糊字迹，几不可辨。徐冰兄写下了这些文字后，想必必会对那些所有的曾经，那些无可挽回轻轻地放下了。

放下才得大自在！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徐冰' (Xu Bing).

（体奥动力董事长）

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

气象万千的魔都上海主要由三大色块构成：老城厢的传统生态区域、国际化社区、先进商业金融区域。其中老城厢从元代就开始建城，在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已然自成一体，以吴越人文为基色，融汇了齐鲁、江汉、岭南等圈子，活色生香、生机勃勃；而国际化的社区，则以20世纪初的东方香榭丽舍大街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为沿线的法租界高级社区为典范，譬如武康路和思南路，时尚摩登、心旷神怡；外滩与南京路沿线，则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象征，十里洋场、金碧辉煌。

源于此三基色，调色出了万花筒一般的这个城市。由近代城市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慢慢演变为今天的市民文化。川流不息的人们，熙熙攘攘的表情符号。如今很少听得到几句上海话。

城市的气质，无论用小说、绘画还是音乐或戏剧，甚至足球或马拉松，都有地理的坐标在对应。我们年少时听过的唱过的某支歌，你还记得是在哪里吗？这本书里

的很多背景和故事走向,也都是地理概念上的铺叙。

上海的马路命名,基本上东西横向为城市名,南北走向为省市地名。夹杂其间有些路名恰似你的温柔,甜爱路就是一例,很多情侣去那里荡马路都会故意说些无边无际的傻话。还有桃江路、愚园路、万航渡路、妙境路、露香园路……我之所以选名梦花街与思南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感觉很美。微风往事。而且这两条马路恰好象征了魔都的两极:极端的老城厢烟熏气和极端的海派克勒气质。

梦花街,从中华路口的百年老店大富贵开始到东头的柳江街也不过四百米长,很多弄堂在其间衍生。在街面上不少烟纸杂货店、小餐饮店以及发廊的生态里,你听得到各种口音的叫卖声,有点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的意思,让你仿佛穿越到了一百年前,不经意地亭子间里会窜出来一位胭脂女郎和戴着西瓜帽的形迹可疑者,门缝里你似乎能闻到百年前的气息。这里周围,当初确实也存在过日本特务联络处和在此处生活的各地小生意人、乡绅、逃债者或落魄文人。不过这两年有个小插曲,就是梦花街19号的馄饨店,经过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改头换面成一个经典样板房让三代人可以体面地拥挤在一起,前来探访者无数。更想不到的是这家馄饨店与南昌路的葱油饼店的无照经营问题引起了总理的关注,这是题外话。梦花街上比较出挑的景点是学宫街边

的文庙，这里算是孔夫子落脚的一个堂会。文庙路如今成为上海的秋叶原，这条动漫街上你经常会看到视觉系的男女们，他们与生活在这里的手里夹着油条的驼背大爷夹杂在一起，很是魔幻的感觉。不远处是上海滩历史最悠久的名校敬业中学，这里曾走出来8位院士，你可能想不到该校居然创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向东南1千米处的薛家浜路旁有一条青龙街（今年已不在了），当年李叔同的“城南草堂”就在此，他在这里写下了学堂乐歌《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所谓老城厢（这种区域生态散见于这个城市的东、西、南、北，不过这十年基本被拆迁，只有老南市区的一带还有整片的风貌），其实就是大杂烩的都市清明上河图。你一边走走一边耳机里听听被称作是中国第一支流行歌曲的黎锦晖的《毛毛雨》，或电影《马路天使》里周璇的《天涯歌女》，你与这个城市的关系起码提升了两个段位。我甚至在想，应该策划一个老城厢民谣基地，让那些民谣歌手们接接地气，唱唱弄堂里的原生态，让周围墙上那些百年瓦砖和屋顶上停留的麻雀们，一起分享到久违的喜悦，这该是多有趣的景象啊。

1914年起规划建设的思南路，是当时的超级高档社区，原名叫马斯南路（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奈命名）。20世纪20年代起聚集了大量的外侨，其中以



佳志里

73路